

《真享乐 当认真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真享乐 当认真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847590

出版时间：2014-6

作者：张杭

页数：38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

《真享乐 当认真》

内容概要

《真享乐 当认真》

作者简介

张杭，北京人，1985年生。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，供职于中国文联。诗人、剧评人。艺术评论发表于《北京日报》、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上海戏剧》、《国家大剧院》、《国话研究》等报刊。另作戏剧二种，短篇小说十余万字。

《真享乐 当认真》

书籍目录

《真享乐 当认真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太专业的评论。我认为，对于戏剧的欣赏角度有两种，一种理性如书，引经据典头头是道；一种感性凌乱，只有满腔情绪溢出，言语表不出的热爱。
- 2、哲性又诗性的评论，具有作品的品质，作者年轻，非常难得。
- 3、很是不错啊
- 4、像写诗一样写评论吧
- 5、1文章分类做得好，细读也能观察到作者对文艺爱好的变化路程。2顺藤摸瓜，剧评深刻独到直抓要点，非常同意后记中的观点论，很明显作者对剧和现状的思考是经过反复酝酿和思考的。
- 6、写得很中肯
- 7、在读中。相较于电影而言，话剧、音乐会等现场演出，更加需要全神贯注，更加需要敏锐的思维，而一旦付诸文字，又需要有诗性的文字。这本作品集里都有了。

1、《真享乐 当认真》后记张杭书名出自德国莱比锡格万豪斯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座右铭。百度上看到这个翻译“真享乐，当认真”，我深以为然，姑且用之。乐评人柯辉在一篇文章中译作“真正的喜悦是件严肃的事”，是一种解说式的翻译。有一种论调：每天上班那么累、那么烦，就想娱乐一下，看点儿好玩的，别让我费脑子。这起初是做戏剧的人跟我说的，所以没在意。我觉得你们都知道了，就没多少人真这么想了。不过最近又偶然从熟人那里听到，我才意识到，是我想当然了。我不反对娱乐。我要帮助人们快乐。我反对的是那些假装好玩，其实真算不上好玩的东西，那些抹了一层奶油的塑料纸。真正让我愉悦的，起码是有难度的、有智力含量的，而终归能否获得极致体验，取决于诗意和精神性的比重。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在寻找，是在找一种精神生活。我经常举古典音乐的例子，因为我大学时成功地给很多人推销了古典音乐。我说你说不喜欢，其实是没听过真正好听的。不喜欢这个词里包含不了解，还有一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奇怪印象。这很好理解。比方一些地方列出给孩子们入门曲目：《动物狂欢节》、《图画展览会》、《彼得与狼》……人们觉得音乐难是因为太抽象，要通俗就得形象。是这样的道理吗？音乐是抽象的，所以最有音乐性、最好听的，通常就不是形象的，就是因为它没有通过形象这一层转换，所以它是最直接、一下就能让人感受到的。我就不信孩子们听了穆索尔斯基会喜欢上古典音乐。上述例子还有一层意思。圣—桑先生的大象、图展中的基辅大门，可能是诙谐的、有趣味的，但不是精神愉悦度最高的。一首非常具体的讽刺诗，往往是诗中最没有诗意的。为什么不先给人最好的，而要去臆想一种通俗？反而因为它们不够好，所以不好理解。都说近年戏剧升温。人们对剧场好奇，想到也是一种消遣，想买张票进去看看。可是看到的不是真正戏剧的东西。比方说，那些段子。当然，就是想娱乐一下，那么起初由于天性的善意，会像张嘴等着，有点儿可笑的就笑了。但我不乐意这样揣测观众。现在的观众什么没见过啊，都是看盗版片长大的。拿这些东西糊弄他们，对于剧场，就是自掘坟墓。我常有这种焦虑，所以我会写评论。反过来，这种焦虑又驱使我特别想告诉人们，什么是真正好的，好的东西在哪儿。和一些出版社打交道，我才知道评论是发行量毒药。也有朋友说，我们的观众对评论有看法有戒心。我听之，并不赞同。我认为评论是需要的，要不豆瓣上的影评怎么那么火。只是我们现在更愿意相信自发的评论。五分之四篇幅都在讲剧情，就别说是评论了。我有时在报上看到这样的评论，煞有介事分了好几点。这就好比讲一个人，说他有三个特点，一高，二白，三有钱。于是说他怎么怎么高，所以是高的，怎么怎么看着白，所以白，怎么怎么有钱，所以真有钱。我觉得这不是评论，这是一种形容。我常听到有人批评主观，也这样批评过我。有媒体的朋友好心提醒我，少用几个“我”字。好像“我”用多了就少了权威感，就不学术了。我看国内一些学术书、学术文章，看不进去，味同嚼蜡；引进国外的时常可以看或好看。好看是因为我能感到作者有亟需表达的东西，他有观点。没有观点怎么可能有逻辑呢？分章分节是故作逻辑状。为什么要害怕一个人的局限性？我以为有“人”存在的文字才是值得信任的，这种信任来自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努力。我不想当权威。我想让读者知道，这是我一个人的看法，我是有局限的，但我是诚实的。你也会思考，有一个自己的判断。有些专栏文章总要谈点儿八卦，谈点儿好玩的，觉得谈作品太严肃了。什么是好玩的？一部好作品，给人带来的最大乐趣是什么？就是它本身。我喜欢这样写我的文章，从形式出发，一定进入文本，做文本分析，而其形式所蕴含的世界观就自然剥露出来。而最终，我也一定要追究到世界观的层面。我一般说自己是写剧评的，不敢说写乐评。我写音乐只是出于爱好，就当写散文。每当看到一篇纯技术的乐评，详尽到听出每一个错音，我都认真研读，因为这样的我写不了。不过也会感到这种文章的冷，作者的愉悦感来自听到演奏的精确和对某种风格的把握，不谈精神和心灵层面的东西。而往往一旦触及此，就一笔带过：“富有哲理”。到底是什么哲理呢？为什么不能讲出来。我的兴趣通常不在谈一次演出本身，我写每篇文章都是要谈一个问题。为什么我要谈这些问题？我发现一些戏剧的基本问题，有些人还辨析不清，甚至是搞专业的。比方我看到一些书或文章，自行搞出一些分类，称之为范式之类。我认为这对于观众，是在制造迷雾。我写评论寄予了创作的野心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创作者，我最想做的还是创作。半路去写评论，起初是一种权宜。因此表面上，我不甘心给别人的创作作注，根本上我是把自己的一切自主写作都视为创作。因此说这些文章是散文也许更合适。剧场的散文、音乐的散文。记得有朋友说过，乐评最忌描写音乐，但我偏这样做。一个是，我觉得描写音乐很难，我喜欢知不可为而为；一个是，我不是在写乐评啊，我是在写散文。很早以前看过一篇普鲁斯特写他听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散文，我的所有关于音乐的文字都是在这篇散文的启示下写的。对于评论者，说出一个否定性的判断是慎重的。这是李静老师告诫

《真享乐 当认真》

我的。她的意思是，无论如何评论是容易的，创作是难的。通常，我对于在我们的艺术环境中占有资源的“大户”，不出活儿，出的活儿不成，我不会客气；对于个人的、小规模、缺少资源的、艰难的，即便显然不完善，我也会去找那些有价值、令人欣慰之处。编书的时候，看新近写的文章，只校订个别字句，文章写得越早改动越多。看最早一批给报纸写的剧评，感到那时看戏太少，有点少见多怪的感觉。觉得怎么现在剧场里都是叙事的啊，还一本正经地追溯布莱希特。谈戏剧的方式也很传统，多是以文学为中心地谈论。不过那时真是用力啊，想在一篇文章里就把想说的东西都写进去。我接触古典音乐是因为小时候父亲每天都放，但我根本没听进去。他总考我：放的什么？这是我最没耐心的一件事。喜欢上是高中的事，抱着那种要自己搞明白的意气，私下听他的三箱子磁带。后来攒钱去王府井买那种挺山寨的引进版CD……最初带我走近戏剧的是高中语文老师李巧梅。她教我们是第一届，刚从厦门大学戏剧专业研究生毕业。我现在还记得她在课上讲俄狄浦斯家族的戏剧，讲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。高中每周二下午有两节选修课。我选了王敏洁老师和李巧梅老师开的戏剧选修课，还排了安德烈耶夫小说《红笑》的片段。我让我的演员背对大家坐着，说话。在大学里选修戏剧、听戏剧班的课，初衷是为了写小说。那时我醉心于描写，对情节完全没概念，以致我的小说朋友们都说看不下去。吕效平教授是极富感召力的，我上他的课，最大的受益在于他特别能抓住要点。我现在还在说着很多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。最早发的一篇评论是在《上海戏剧》上，由于主编胡晓军老师的赏识。大量地写、上道，始于一个机缘认识了《北京日报》的李静老师。她总对我说：多写。她非常认可我，包容我有时偏激。为此，她给我写过长信。对我有同样大帮助的还有《北京青年报》的刘春老师。她们都是非常优秀的、有着创作的激情和经验的评论家。所以我特邀她们为我写了推荐语。以上是我要感谢的，我要感谢的还有南京大学的诸位师友、文联的同仁同事、媒体的朋友们。感谢童道明老师对我零距离的指点与倾情推荐。感谢濮存昕老师，在这本书还处于设想和雏形阶段，就慷慨给我写了贺信。感谢本书责编庞元女士，没有她的喜爱、她的坚定、她的无功利的纯粹，这本书还不知要搁浅到什么时候。感谢她为这本书花的心思和费的力气。我还要特别感谢林兆华戏剧工作室、北京云汉文化交流有限公司、蓬蒿剧场、明戏坊戏剧工作室、赵立新戏剧工作室、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，《慢的艺术》、《写诗》、《进化论》剧组，王雨晨、古赫，为这本书提供剧照，感谢所有剧照的摄影者。每篇仅用上的一两幅剧场影像，对阅读这些剧评有着莫大的帮助。2014年3月

《真享乐 当认真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111.com